

评论

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

彭玉平

白居易是中唐广受欢迎的大诗人,粉丝一串连着一串,见首不见尾。可是大诗人也有自己的偶像,白居易的偶像是谁呢?答案应该在大家预料之中,正是盛唐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。唐宪宗元和十年(815),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,贬谪生活抑郁无聊,遂以读诗来消遣有涯之生。白居易自身是诗坛大宗师级别的人物,一般诗人自然难入他眼,他读的也果然是李白、杜甫的诗歌。李、杜二人在诗坛上当然是光芒万丈的人物,可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,或者“不得高官职,仍逢苦乱离”,或者“暮年遭客恨,浮世谪仙悲”,总之是生活困顿,令人唏嘘而一掬同情之泪的。但仕途蹭蹬,并不影响他们“吟咏留千古,声名动四夷”。李杜的诗歌经典正是因这动荡时势和坎坷身世翩然而至。所以白居易感叹说:“天意君须会,人间要好诗。”这原来是上天安排诗人创造诗歌经典的绝好机会,也是世人对诗人充满期待的时候。大诗人的笔法果然闪转腾挪,意思变换,让人目不暇接而又如醍醐灌顶。

白居易的《读李杜诗集,因题卷后》一诗不仅是失意人评失意人,也是大诗人评大诗人,所以心有戚戚焉之外,也有更多的自励之意在。确实,在这个世界上,很多东西或瞬间消逝而遁于无形,或苟延残喘而无生气,但诗歌却“犹之患风,荏苒在衣”,一直如三月的鲜花,妆点着这蓬勃的世界。我不能说,没有诗歌,世界便不生动;我也不能说,因为诗歌,世界便触处逢春。但我要说:诗歌确实让世界变得温暖、柔软、灵性而富有想象力。

此时非彼时,白居易在贬官中的牢骚之语,无意间击中了古代诗歌经典形成的重要机制。此在白居易而言,不过“赋到沧桑句便工”而已。而如今时势已大不相同,那种将文学经典与动荡之世、流离之生直接对应的说法,显然会经受更大的质疑。

在平和安静之世观摩大千世界,体味人生百态,感受诗心诗境,并将其精妙之处付诸笔墨,也同样可能成为顺应“天意”的人间好诗。

黄山谷曾说:“天下清景,不择贤愚而与之,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”这个“清景”不只是或雄伟或绮婉的自然山川,也包括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。这个“我辈”也就是诗人群体了,黄山谷有点骄傲,但我倒是适应他的骄傲的。为什么呢?因为天下清景确实无时无刻不在,无处不有,即就自然风景而言,虽然各色人等登山观海,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,往往情意翻腾,各有怀抱,但形诸文字,便不免黯然失色了。但诗人——尤其是大诗人光临,情形就大不相同了,他们笔底生辉,光照四时八方,自此天下清景便凝结为文学经典而长留人间了。欧阳修说:“行见江山且吟咏,不因迁谪岂能来。”苏轼说: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如果衡诸当世,把欧阳修、苏轼的贬谪话语略去,那种冠绝平生的畅游和情动于中的吟咏,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动人场景和锦绣篇章。

虽然人人皆有诗心,但并非人人皆有诗才。更严峻的问题是,信息社会和快节奏的生活,让“一客荷蓑,一客听琴”般的逍遥与优雅,似乎成为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,也很可能让潜藏的诗心慢慢褪色,甚至蒙上尘埃。但生活长在,诗心便不死,一旦有了契机,沉睡的诗心便会被深情唤醒。今年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引发全民热捧,就是一生动见证。读诗、听诗、背诗、赏诗一样可以让

诗歌和“远方”联翩而来,掩去眼前的“苟且”,让生活和心境重新变得从容和雅致。

“神存富贵,始轻黄金”。当一个诗人把对精神的追求置于功利之上,其人生的坦荡和气骨便昭诸天地之间了。南宋有个诗人叫杨万里,为政谨严而曾不吝情于位,故为当世所称。据《鹤林玉露》记载:“杨诚斋立朝时,计料自京还家之里费,贮以一篋,钜而置之卧所,戚家人不许市一物,恐累归担,日日若促装者。”“杨诚斋”就是杨万里,你看他这番人生安排,简直是诗心鼎沸,哪里有一点点俗世的味道!他的诗歌也果然如春风扑面,纯净可亲。读这样的诗歌,既可见一时纷纭之生活,也可见一时高华之气韵。

我以前读《人间词语》,往往对我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、隔与不隔等精妙的说法流连忘返,但近来我渐渐感悟到,王国维说的“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,故能以奴仆命风月;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,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”,才是真正写出了诗歌的灵性和灵魂所在。因为重视外物,所以诗歌饶有生气;因为轻视外物,所以诗歌别有高致。与哲人深湛浩渺的宇宙人生之思不同,诗歌用其温暖的阳光照

亮古今,也烛隐拨微,使人心智洞明,如沐春风。如果从断章取义的角度来截取诗句的意思,也是别有一番神采。“此生无意逐繁华,只入寻常百姓家”,诗歌的宁静与淡然,使得她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体;“念桥边红药,年年知为谁生”,诗歌也以其执着与韧性,而归属于湿润呵护她的有心人。“新样罗衣浑弃却,犹寻旧日春衫著”,这与旧日春衫一般的诗歌,在任何时候都柔软如在水一方,并因着这温馨的追寻,而从记忆深处款款走来。

陈寅恪曾说,“士”之读书治学,可以“脱心志于俗谛”。去俗求雅,也从来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不懈追求。作为中华文明精粹的诗歌,便一直担当着人类高雅之心的守护者和滋养者。清和的时代,自然如王安石所云:“浓绿万枝红一点,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这不多而动人的“一点”,却使“浓绿万枝”陡然增色,这就是诗歌的魅力和意义。试问,面对这样神奇的景象,还有什么可以取代诗歌的呢?还有什么理由把诗歌冷落在边缘呢?

(作者为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)

在最美好的年华度过一段诗意的生活

希望诗歌可以让大多数“活在平静的绝望”中的人明亮起来。诗歌可以重新建立起我们与天地万物的联系,“感而遂通天下”。

——博雅学院陈慧老师

自2013年起,博雅学院开设《诗词格律》课程,迄今已有四个年头了。该课程备受学生喜爱,也从一门2学分的选修课变成了4学分的必修课。这门课程到底有什么魔力?记者专访了《诗词格律》授课教师陈慧和她的学生。

开课缘起: 少时困惑, 诗意生活

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作为律诗的颌联为何没有对仗?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的“别”为何是仄声?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“者”和“下”为何普通话读起来不押韵?博雅学院的青年教师陈慧说,自己小时候读诗常遇到这样的困惑。

上大学后,发现中大自建校以来就云集众多诗词名家,诗词教育氛围浓厚。带着少时困惑的她很快成为岭南诗词研习社的最早成员之一。她说,自己学会写诗,得益于那时许多老师的悉心教导。直到现在,还时时怀念周周社课、月月雅集的生活。从教后,她也希望像自己的老师那样,让更多学生在最美好的年华度过一段诗意的生活。

陈慧说,博雅学院是博雅教育的一片试验田,《诗词格律》作为其中的一门课程,也因此有自己的独特之处——博雅理念、小班教学和课程互补。课程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学生能通过作诗填词,更加亲近伟大作家与伟大作品,更好地涵养诗心、熏陶精神。

课程风格: 温厚雅健, 导人向上

这门课程下功夫最多的是导论课,陈慧坦言。为了把与古典疏离的“现代人”拉进诗的世界,她想方设法和大家讲解诗的魅力和意义,希望诗歌可以让大多数“活在平静的绝望”中的人明亮起来。最打动同学们的,是其中讲到,诗可以重新建立起我们与天地万物的联系,“感而遂通天下”。

博雅学院看重优秀作家作品对于学生的感化,陈慧讲课也特别注意接续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,讲解的诗词多是中正雅健的作品。以王勃的送别诗为例,她让同学们比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和《别薛华》,她解析道,虽然“悲凉千里道,悒断百年身”很动人心扉,但“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被称为“可作正小雅”,哀而不伤,有一种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精神。又如杜审言《赋得妾薄命》中的“草绿长门掩,苔青永巷幽”和杜甫《佳人》中的“天寒翠袖薄,日暮倚修竹”,诗中的佳人虽然被抛弃,还是念及情谊,对抛弃她的人抱有一丝希望,因此门是长年掩着,人是日暮候着。她希望通过讲解类似的作品,让学生心里存有一片阳光、一份温情。

内容设计: 课程互补, 教学相感

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参考了“兴于诗”的理念,《诗词格律》被安排在大一第一学期。陈慧说,这门课程在博雅学院并非孤立设置,它与其它课程能实现良好的互补。比如结合大一的《史记》和《诗与乐》课程,引导学生在写作时从《诗经》《史记》中获取灵感、词汇和典故;另外,她和所带的硕士研究生,还在课下组织了一个面向全院的“读书班”,周末一起读《文选》《离骚》,这学期读《庄子》。作诗填词是一种“输出”,没有一定量的“输入”,会觉得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事实上,《诗词格律》课上所学的章法、典故和解读方法,也可帮助学生触类旁通地理解这些文本,从写作角度揣摩作者意图,将所学运用到诗词写作中。甚至有些同学还将学习希腊文和古希腊文明的体悟都写到了诗里。

此外,陈慧上课还有个特点,就是以传统蒙馆之学为主,再将中文系专业文学史和批评史的课程内容穿插进去。她像《红楼梦》中黛玉教香菱作诗那样,注意学习的门径和家数。还让学生揣摩古人对外名家诗词的点评,尤其是现代人不太多容易理解的部分,如关于立意、章法、对仗等诗词写作相关的点评。

陈慧 (执帽者)与博雅学院的同学们在一起。

课程之外: 为何学诗与如何学诗

学写诗,其实并不是要做诗人。“诗人是教不来的”,陈老师笑着说,“我认为现代人学习写诗,是为了多掌握一种表达方式。看到生活中的虫鱼鸟兽,经历生命中的悲欢离合,能用诗的语言来抒发情感。内心的苦闷也可以通过写作这种方式得以减缓,实现心灵的净化——诗词写作能帮助我们消解戾气。再者,写诗有格律、讲规矩,让我们变得更加谦逊。写诗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感动于大千世界的美好,我想这是背诗、写诗的最大意义所在。”

博雅学院开设《诗词格律》课程,目的也不在于培养“专门写诗的人”。陈慧强调这是“通识教育”,不是“专业教育”。学习该课程之后,如果同学们能“多情怀洒伴,余事作诗人”,对生活保持一颗诗心,有感时写一写,做一个大气有格局的诗人,不那么功利、阴暗,把诗词当成邀誉的工具,就已基本达到教学的初衷了。

对于没有机会在学校接触诗词教育的人,要学习诗词写作可尝试哪些方式呢?老师说:“其实学习诗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入门最困难的律律问题,其实古人也会遇到——比如《日知录》里就有‘北卷’一条说到,宋代的北方人拙于文辞声律。现代人要多看多读,要挑好的本子,譬如喻守真《唐诗三百首详析》里面有把诗的水平划出来,方便无法很好判断入声字的北方人。如果有可能,平水韵要能背诵,或者遇到不确定的字,就要背下功夫查阅韵书;其次要有一定背诵量,看到生活中某些景物,通过联想记忆的方式回顾背过的诗词;最后就是初学者不要起步就学李白、苏轼这类比较‘不羁’的诗人词人,可了解一下古人学诗词都从哪几家学起。”

“关于最后一点,各家看法未必相同,还要结合个人性情、兴趣来看。作为现代通识教育,我个人觉得还是学习唐宋诗词为主。以诗为例,先学五律,揣摩王维,而后老杜;接着学七律,精读老杜,再看看李商隐、黄庭坚、陈与义这些人怎么学他,格律熟悉后再读些古体诗来养气;其后再学七绝,唐人七绝不同时期有不同风貌,可以分期来学。”

陈慧老师在《诗词格律》课后指导学生将编撰成册。

陈璟衍同学的《雨后折枝》:花开再见隔年期。公子何由更抱痴。莫道愁心与空树,一庭摇落是相思。

课程感悟

张芝安同学: 老师会讲解作者的家族背景,譬如讲杜甫,就会讲到杜甫的祖父、先祖等人,讲家族渊源。老师注重诗歌的背景,诗人的经历。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读诗词不应当只关注于诗词本身,还要知人论世、寻根溯源。

张鉴涵同学: 当初面试博雅学院时,我说喜欢陶渊明,但上课之后,我明白了自己对于陶渊明的喜爱,还停留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上。现在读杜甫,同时还会看《杜诗注》《杜诗经选》和《杜髓》等,以前我们只是简单鉴赏,现在还要看版本、要考证。

李尔清同学: 点评让同学们感受到了更多思考的快乐,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。班上有一位男生平时给人感觉很温柔,却写出了“善哉海河清”,希望国泰民安;写出了“天地不悲生死客,古今还宿去来人”,通过时间和空间表达给人一种苍茫感。

张芝安同学: 有一次陈老师发微信给我,要我把一首诗中的两句改一改,认为我在意境上可以写得更好。我想了两天如何改换却不知所措。老师说“弄一子而满盘皆活”,不要纠结一两个字而是要思考整句、乃至整首诗的意境,我听了很有感悟。这就是在不断探索。

张江毅同学: 我发现诗和摄影图像,和线条艺术是相通的,对我拿起相机构图可能有帮助。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上完课后我发现我看世界、看问题的角度,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秋夕羊城闻孤雁

□ 曾 威

片影重云冷,千城一色阴。

首联对仗,颌联不对,为偷春格。“片影”与“重云”,“千城”与“一色”,本句自成对偶,为当句对。应是效法老杜《登高》首联,“风急”与“天高”,“渚清”与“沙白”自对,其中“清”与“白”为借对,借音“青”以对。

桐风催嘹唳,威感那堪听。

用了四句来破题,节奏稍慢。“那堪”之“那”例读平声,当改为仄声字,以免犯三平尾。

欲食伤缱绻,将栖远翅翎。

颈联咏志,甚好。大雁羸瘦,则能高飞,不畏缱绻。伤缱绻者,恐君子饱食而不能高飞也。次句用韩退之“路远翅翎短,不得持汝归”意,以翅翎之短,叹道阻且远,何处将栖身,何日是归程?

何衡衡岳去,为志在荆庭。

上句句锤炼,然关合得当。衡阳回雁,岭南安得回雁?此犹老杜“清秋燕子故飞飞”,乃以孤雁自比,谓独自负笈南下,其志激扬,不可以凡鸟视之。咏物不易,但非要物入微,兴神兼备,更贵在咏怀自况,物我难分。此篇算是得休。可学老杜《孤雁》,字字切己、句句扣题,藉由反差折进:首联用“念群”写“孤”,颌联“失”于“万重云”更映托“一片影”,颈联承此,无而有若、有而更甚,尾联又以“野鸭”反衬。

——陈慧对学生五律习作逐句点评